

DONG BEI
XIN WEN XUE
CHU TAN

东北新文学初探

张毓茂 刘蒙山 主编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478
东北新文学初探

Dong bei xin wen xue chu tan

张毓茂 刘秉山 主编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编辑部六〇一版印刷厂印刷

(大连青泥洼桥凌水河)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 1/8

字数: 260千字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册

责任编辑: 卢铁栋 孙心伟 责任编辑: 崔莉波 封面设计: 陈景福

ISBN 7-5611-0168-6/I·6

定价: 3.50元

前 言

以“五四”为起点的中国新文学，是一个新的文学世纪的开端。和几千年的悠久历史的古典文学相較，这个开端刚刚七十年，是极其短暂的一瞬。尽管如此，新文学所取得的成就却相当辉煌。对于新文学的研究，王瑶、张毕来、丁易、刘绶松等前辈学者，做了艰辛的开拓工作，都有宝贵的收获。虽然遭受“左”的思潮的干扰和破坏，但是新文学的研究工作仍在不断深入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引下，拨乱反正，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空前繁荣，新文学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局面，面临着新的超越和突破。

人所共见，新文学的研究中存在许多空白，有待开拓和填补。诸如东北文学、台港文学、沦陷区文学都还缺乏研究。东北地区的新文学的发展有其特殊的历史，其中又经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占，沦陷了十四年之久。但是东北地区的新文学家为新文学的发展，做了披荆斩棘的工作，他们形成众多的文学流派，拥有大量的文艺刊物，创作出丰富多彩的文艺作品，而且在文艺运动和文学思潮的发展方面，也与关内新文学演变的进程相呼应，不断认同，趋于同步，显示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整体性。即使在沦陷时期，东北的许多进步的革命的作家也没有屈服，他们在血腥的殖民统治下，仍然发表作品，呼喊出不愿做奴隶的东北广大人民的心声，他们当中不少人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沦陷时期的东北新文学，

是暗夜灯火，沉寂中的呐喊，显示着“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大潮在论陷区的东北并未中断，即使化为潜流吧，它也是在滚动着，前进着，呼啸着！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左”的思潮的影响以及其它诸多原因，关于东北文学的研究相当薄弱，几乎可以说是一片空白。为了对东北地区的文化战略发展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为了带动和促进东北地区其它文化门类（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民俗）的建构和发展，为了中国新文学历史研究的更充实更完善，都必须开展东北新文学的研究工作。近几年来，我们教研室的全体同志，为了教学和科研的迫切需要，努力拓宽新文学研究的视野，在撰写《20世纪中国两岸文学史》这部大型学术专著的过程中，除了深入进行台港文学研究之外，也开展了东北新文学的研究。当然，我们的研究还刚刚起步，无论深度和广度，都距离预期的目标很远。特别是由于经费所限，我们还无力大规模地开展这项课题的研究，也无力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全部发表出来。我们在这本集子里所收的仅是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包括“东北作家群”流派作家作品的研究和沦陷期东北作家作品的研究。由于水平和能力所限，我们深知自己这些研究成果相当粗陋，热切地期望得到专家和同好的批评指正，也真诚地呼吁学术界同仁能够互相支援，携手合作，共同把这一研究工作推向深入发展，形成我们的东北新文学研究的学派，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出我们的贡献。

最后，我们要感谢辽宁大学科研处和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公诸于世。这两个单位的有关同志不仅为本论文集的出版费尽心血，而且对我们的学术研究工

作给以热情的关怀和指导。我们怀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
向上述单位和为我们研究工作默默做出奉献的老师和友人，
表示我们诚挚的谢忱！

编 者

一九八九年元月卅日

目 录

要填补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空白

—以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为例……………张毓茂 (1)

“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评沦陷时期东北女作家小说选《长夜萤火》

……………张毓茂 (8)

萧军论……………张毓茂 (20)

艰辛跋涉的起点

—略谈《跋涉》中萧军的小说……………江 潮 (50)

“雄浑、沉毅、庄严的史诗”

—评萧军的长篇小说《第三代》……………张毓茂 (58)

萧红小说艺术赏析……………杜一白 (74)

社会关系与社会心理的种种悲喜剧

—萧红小说的思想内涵……………赵凌河 (99)

寂寞悲凉的情思

—萧红小说的抒情风格……………赵凌河 (110)

写出旧中国北方农民的神魂

—评萧红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刘秉山 (126)

罗烽的生活与创作……………高擎洲 (137)

为民族解放而呐喊

—略论罗烽的诗歌创作……………高擎洲 (168)

白朗的生平和创作道路……………陈震文 (200)

热情明快 细腻清新

—论白朗创作的艺术风格……………陈震文 (231)

白朗生平与文学活动年表·····	陈震文 (249)
周立波和他的《暴风骤雨》·····	刘秉山 (274)
马加及其建国前的小说创作·····	刘秉山 (303)
东北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颂歌	
一简评马加长篇小说《红色的果实》···	刘秉山 (338)
评梁山丁的《绿色的谷》·····	张毓茂 (356)
依然是“力透纸背”	
一读《芒种》的“东北文学”·····	赵凌河 (370)

要填补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空白

——以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为例

张毓茂

现代文学研究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许多方面的问题，没有或很少有人触及，急需扩大研究领域，增加研究课题。比如沦陷时期的东北地区（即伪满洲国）文学，目前所有的现代文学史书籍中都丝毫不曾提及，也很少有人公开发表过这方面的研究文章，至今仍是一片空白，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是由于“左倾”思潮的干扰和破坏。早在建国前夕，就发生了对萧军及《文化报》问题的错误处分，由此祸及了一批东北沦陷时期的进步作家。同时，对这些作家到解放区后写的作品，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明显的例子，就是对李克异（袁犀）同志《网和地和鱼》的粗暴批评。到五十年代中期，在反右斗争扩大化中，沦陷时期的绝大多数作家都受到了批判，不加分析和区别地统统扣上“右派分子”“伪满作家”“汉奸文人”等政治帽子，他们的作品被斥为“汉奸文艺”，一律列为禁书，打入冷宫。在这样政治气氛下，人们对沦陷期的东北文学除了作为“汉奸文艺”而肆意挹伐外，是根本不可能进行什么研究的。至于“四人帮”十年肆虐时间，沦陷时期的作家就无一幸免地受尽残酷迫害，许多人因而冤死狱中……。今天他们都在党的关怀下，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然而幸存者已经寥寥无几

了。

实际上，在沦陷时期的东北，尽管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拼命鼓吹和扶植封建法西斯文学，但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小资产阶级的爱国抗日文学，始终存在着，斗争着，发展着！早在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就波及到了东北。当时在吉林有白杨社，在沈阳有启明学会等文学社团，分别出版了《白杨》和《启明旬刊》等文学刊物，在读者中产生过比较广泛的影响。二十年代后期，在中共满洲省委的关怀和指导下，左翼革命文艺运动开始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928—1930年间，仅在沈阳一地陆续出版的文学刊物，便有十五种之多。其中如《关外》、《冰花》、《辽风》、《颂草》等刊物，都曾大力宣传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学和以爱国为宗旨的民族主义文学。“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东北人民开始了十四年的亡国奴的悲惨生活。在这漫长的黑暗年代里，党的和非党的革命文艺家，同东北广大人民一起，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浴血搏斗。他们不但用笔，而且用刀枪奋战，许多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当时以哈尔滨为活动中心的革命作家有巴来（金剑啸）、洛虹（罗烽）、黑人（舒群）、姜椿芳、刘莉（白朗）、三郎（萧军）、悄吟（萧红）、山丁（邓立）、金人、陈堤等。他们以《夜哨》、《文艺》、《芜田》等刊物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具有战斗倾向的作品，向敌人勇猛冲击。如剑啸的长诗《兴安岭的风雪》、小说《星期天》；萧军的《烛心》、《孤雏》；萧红的《夜风》、《看风筝》、《麦场》（即后来轰动上海文坛的《生死场》中的一章）；罗烽的《口供》、《两个阵营的对峙》等等。他们当中许多

人(如萧军、萧红、罗烽等)后来撤入关内,同上海左翼文艺队伍汇合,形成了三十年代崛起于上海文坛的“东北作家群”,而留在沦陷区的作家们,则在敌人血腥统治下继续以文艺为武器进行反帝爱国的斗争。尽管史料已严重散佚,但据仅存的残缺资料,仍可看到他们活动的成绩。比如1933年一年之内的文学社团就有十七个。其中冷雾社、飘零社、新社和白光社都非常活跃,出版《冷雾》、《飘零》、《罗丝》、《白光》等刊物。此后虽然斗争日益艰苦,但战斗在沦陷区的作家们仍然以各种方式从事反帝爱国的文艺活动,在当时的《凤凰》、《新青年》、《明明》、《文丛》、《作风》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进步作品。这时期著名的作家有山丁、袁犀、秋萤、金音、小松、但娣、梅娘等。比较优秀的作品如长篇小说《绿色的谷》(山丁)、《河流的底层》(秋萤)、短篇小说集《泥沼》(袁犀)、《小工车》(秋萤)、《山风》(山丁)、《第二代》(梅娘)等。他们当中某些人在激烈斗争中,虽然也曾消沉、落伍,但就总体来说,始终是在不断前进的。当然,由于特殊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们提出的文艺口号(如“乡土文学”)也许不够明确尖锐,他们作品的情调有时不免伤感悲观……总之,他们同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劳动相比较,确是显得幼稚、薄弱一些,有着这样那样的失误。然而,不管怎么说,那是暗夜里的灯火,沉寂中的呐喊,显示着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大潮在沦陷期的东北并未中断,即使化为潜流吧,它也是在滚动着,前进着,呼啸着!最近,一位沦陷时期的老作家回顾说:“当然,十四年的沦陷并没有产生过光耀文史的金元杂剧和满清一代的古典名作,也没有出现过关汉卿、曹雪芹那样伟大的作家。

但从这一时期的作品看，却继承了五四以来祖国文学革命的优良传统，绝大部分都能从现实出发，有明确的爱憎，比较接近劳苦大众。对被奴役受迫害者有强烈的同情。因而敢和敌人站在对立面，反映了这一时期在沉重民族灾难里，人民生活的痛苦和悲惨，为我们展现出当时统治者宣扬为‘王道乐土’的真实图景。从另一角度出发，对英勇杀敌的抗战英雄，也有过热情洋溢的歌颂。”“可以肯定：这一时期的文学，就其主流或总的航向看，基本是健康的，是倾向革命的。”不消说，这不是定论，但对现代文学的研究无疑是有启发的。它提醒我们注意：在这么一大片国土（东北）上，在那么漫长的时期（十四年）里，曾经有过珍贵的文学遗产！我们怎能置之不问呢？难道不应该集中精力尽快发掘出来以丰富我们的文学宝库吗？

为此，我们是有许多工作要做的。

首先，必须彻底从“左倾”错误的禁锢中解放出来，重新评价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还历史以本来面目。长期以来，在“左倾”错误思想的干扰下，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只要是在敌伪统治时期发表的作品，就一律是“伪满文学”

“汉奸文艺”；作者呢，也就自然是“汉奸文人”，“伪满作家”。这是一种极端荒唐的逻辑。正如萧军同志指出的，照这种逻辑推论，在国民党统治下发表作品的作家岂不就都是国民党作家？那么一来，就连鲁迅先生也难逃“国民党作家”的恶谥了。正是在这样“左”的思潮下，沦陷时期的进步文学流派（如“文丛派”），进步的文学口号（如“乡土文学”），以及《山丁花》（疑迟）、《绿色的谷》（山丁）、《河流的底层》（秋莹）、《安荻和马华》（但娣）

等一批较优秀的作品都被作为“汉奸文艺”而一笔抹煞了。而象山丁、秋萤、袁犀等沦陷时期的进步作家的不幸遭遇，也是令人十分痛心的。至于思想倾向比较复杂的作家（如爵青等）和他们的作品，就更得不到细致的分析和准确的评价了。今天，在十年动乱后侥幸活下来的沦陷时期的东北作家重新执笔写作，特别是李克异（袁犀）同志，不但写出电影剧本《归心似箭》、《杨靖宇》，而且以惊人的毅力撰写长篇巨作《历史的回声》，竟至呕心沥血猝死于案前。然而，毋庸讳言，“左倾”错误影响仍然不同程度地束缚着他们。他们虽然在政治上平了反，但有些人在创作和学术活动方面仍然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仍然由于各种原因而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只有彻底纠正“左倾”错误，才有可能彻底解放思想，通过对这段文学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作出新的评价。

其次，应该集中力量尽快搜集、整理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资料。这包括三方面的工作：一、整理、编写主要文艺刊物的文章目录索引。这些刊物散佚很多，残存部分又分藏在不同的图书馆中，借阅极为困难，如无详尽索引，简直如大海捞针。对其中重要的刊物和篇章，还要做必要的复印；二、有影响的进步作家，如山丁、袁犀、秋萤、金音、但娣、成弦、梅娘等人的作品是应该重新出版的，或出文集，或出选集，或重印代表作，以便让读者重睹“暗夜弥天中的异彩”，再聆“岩石重压下的强音”（秋萤语）；三、组织今天还健在的作家写文学回忆录。他们可能分属不同的文学流派，具有不同的政治倾向，但他们提供的史料都会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这些作家大多年事已高，或则体弱多病，记忆

衰退；或则由于其它种种原因，难免有忘却、误记之处，不同史料之间可以互相补充，彼此纠正，使资料臻于准确完备。可是这方面工作，困难很大，有的老作家抱病执笔，但撰写出的回忆史料却很难发表或出版。辽宁和黑龙江两省的文学研究所合出的内部刊物《东北现代文学史料》，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工作，但由于经费的拮据和印刷周期太长，还远远不能适应研究工作的需要。这方面的问题如不能尽快解决，沦陷时期东北文学的研究工作是很难有重大突破的。

其三，现在有的研究单位和大专院校中文系协作，着手编写《东北现代文学史》，这无疑是一项重大的开拓性的研究工作。然而，应该看到，对文学发展规律的认识是需要一个沉淀过程的，这个沉淀过程，就是分析、研究文学现象的过程。把握沦陷时期东北文学的发展规律，不仅要对一些个别作家作品的政治观点、社会思想、美学观点、创作倾向、艺术风格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在总体上，要密切地、广泛地与东北沦陷时期的社会历史条件，从社会到文艺的各种思潮联系起来分析，才能确切地全面地反映出这段文学发展的线索、过程和面貌，探索出内在的规律和因果关系，总结出成就和不足、经验和教训。为此，必须展开百家争鸣，深入探讨，积累比较充实的研究成果，在总结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编写出一部比较坚实的文学史。可是，到现在为止，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比如沦陷时期东北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关系？它的主体与中原地区文学的主体从基本性质和基本倾向来看有什么异同？东北沦陷时期“乡土文学”的特色以及现实主义文学的浮沉？等等，都应该深入探讨和充分研究，否则仓猝编写，急就成

书，很容易流于一个个作家作品评论的罗列和堆积，缺少整体感，是很难达到应有的理论深度的。

仅从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一个例子来看，就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还有多少空白需要我们去填补。在谈到开创这门学科的新局面时，不要再忽略了这个重要的方面。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4集，北京出版社）

“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评沦陷时期东北女作家小说选 《长夜萤火》

张毓茂

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曾被不加分析地统统斥为“汉奸文学”，似乎从文学史上一笔勾销了。然而，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很难相信，那些真实反映东北人民呻吟、挣扎、呐喊、奋斗的文学珍品，会永远被埋没下去。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洋洋 38 万言沦陷时期女作家小说选集。编选者梁山丁同志，是沦陷时期著名进步作家。全书共收入八位女作家的 31 篇小说。这当然没有把当时女作家们的优秀之作全部囊括，仅是其中一小部分。但这些作品不论社会思想、创作倾向、美学追求，还是艺术风格，都有相当的代表性，姚黄魏紫，各有千秋。通过它们可以大体了解女作家创作概貌，有着以一斑而窥全豹的作用。特别是它们有力地显示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大潮在沦陷期的东北并未中断。

我们知道，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基本主题是反帝反封建。它决定了新文学的发展趋向和基本内容。沦陷期的女作家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英勇地继承和发展了五四新文学这一战斗传统。不消说，东北地区，即使在沦陷之前，较之关内和江南一带，也是更为闭塞、停滞和落后的。在这里，

五四新文化运动遇到更顽固的阻力和更严酷的压迫，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之后，更用野蛮的镇压和血腥的屠杀，维持殖民主义统治。在文化方面，大力推行封建法西斯主义思想统治。先后公布了所谓《出版法》、《通讯法》、《新闻法》以及《文艺指导要纲》，加紧迫害进步作家，摧残革命文艺。如果考虑到这种险恶的历史条件，我们更不能不对那些战斗在荆天棘地中的文学前辈们表示深深的敬意。他（她）们的作品的确是暗夜里的灯火，沉寂中的呐喊，血泪凝结的史诗。

这些作品面向生活，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揭露殖民地黑暗社会，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吃人罪行，深切同情人民的痛苦和不幸。民族灾难和时代的风暴，已经把我们的女性作家推到血污的现实底层。她们和自己的同胞一起挣扎、奋斗在死亡线上。她们用自己那似乎纤弱的笔，勾勒出苦难的人群。女性作家以特有的敏感和深切的同情，首先关注的是妇女的灾难。她们有的象牛马一般的劳作，有的如牲畜似的被贩卖，有的被投入监狱，有的惨遭杀害。悄吟（萧红）的《王阿嫂的死》中的主人公王阿嫂，她的丈夫为了向地主索讨被无理扣留的工资，竟被地主活活烧死。正在怀孕的王阿嫂也被地主踢死，丢下七岁的女儿在长夜的月光下“打着滚哭叫”。但娣的《忽玛河之夜》，有力地控诉了敌人的残暴罪行。戴西因为一篇文章触犯了敌人，竟被砍去双手放逐到残废院里。他的恋人朱倪思赶来时，他的肺已烂透了。他死后朱倪思也跳进忽玛河里自杀了。作为女性作家，尤其同情妇女的特殊不幸，以悲愤的笔调展现殖民地社会中妇女的非人生活。吴瑛的《翠红》，左蒂的《窄巷》，朱媿的《小银子和她的家族》，梅娘的《春到人间》

等写的都是妓女生活；但却在广阔的范围内从不同的角度揭露和审视这种脓疮似的罪恶生活；《翠红》中那个妓女翠红粗野放荡，似乎对自己卑贱屈辱的生活并不感到痛苦，吵吵闹闹，及时行乐。然而，我们真切地感觉到作家在描写这一切时，心，痛苦得在滴血。因为这个妓女的灵魂已经死亡了，她不过是具行尸走肉。人的尊严、廉耻、情感，都被毁灭了。那个罪恶社会不但蹂躏她的肉体，而且吞蚀了她的灵魂。《窄街》中的小惠，《小银子和她的家庭》中的小银子，《春到人间》中的申姐和小玫，正是翠红年轻时的写照。她们年轻、美丽、天真、善良，虽然身陷可怕的深渊中，却仍然向往光明的未来，追求真正的爱情。小惠随着朱刚兄妹出逃未成，不堪忍受屈辱和摧残，服毒自杀。小银子同样经过了无望的挣扎，终于被养父强奸，然后落入龙会长的魔爪，死在那魔窟里。而《春到人间》中的小玫，她的悲剧命运却正在开幕。她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小陈那个骗子身上，误以为小陈是她的救星，能给她爱情和幸福。小说虽然没有写出悲剧的结局，但读者对小玫未来的命运是清楚的。在这些动人心魄的描绘中，既显示了沦陷时期创作的现实主义深度，也表现出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

同下层妇女命运描写相比较，沦陷期女作家们对知识妇女的刻画，就更细腻，更深刻，更感人。这当然由于女作家们更熟悉这类人物的思想感情和生活遭遇的缘故。甚至有的人物形象中就包含了作家自己的生活内容。这类作品如悄吟《两个青蛙》，刘莉的《四年间》，梅娘的《蚌》，但娣的《售血者》，吴瑛的《墟园》，蓝苓的《夜航》，左蒂的《柳琦》和《没有光的星》等。它们大都写的是家庭、婚